

序

王佩和他的“语文运动”

文 / 张广天

我和王佩是在网上认识的，1999 年夏天，我们俩隔着一米的距离还在互打手机，就跟文学作品中写网友落地初次相会的情景一样。王佩很胖，但他的微笑像海洋。我带他去家里，他弹琴唱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给我印象才华灼灼。晚餐，我们吃螃蟹，这是信中约定的——菊黄蟹肥时节，一起谈诗论画。

结识王佩，是一个机缘。我们决定把我的个人主页“音乐大字报”与他的“核桃壳”及其他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办一份网络刊物。想到王佩的“核桃壳”中有个栏目“黑板报”的名字不错，就拿过来用。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www.heibanbao.com”。现在，这个域名被莫名其妙的单位占有，已与我们毫无关联。

99 年 11 月，一群朋友去天坛南门王佩家中聚餐，席间，大家谈出大堆想法，要做点实事。商量后，决意先做三件事情：黑板报，《切·格瓦拉》和《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后来，这三件事情果然都做成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要归功于网络时代。信息的解密和传播手段的便捷，大大提高了效率，以前二十年才能做完的事，现在只须两年就够了。从 80 年代到世纪末的积累，因为黑板报的推动，发生了核聚变。

这三件事情的成功，意味着戏剧、音乐和网络文学领域的人民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就是这样，在信息革命的火车头带领下，迎来了新世纪。

此后，我和王佩共同合作编导了中央电视台 2002 年《“3.15 晚会”情景史诗剧》，2004 年中央电视台“五一”特别节目《新海港》。王佩展现出他出色的编剧才能。

后来，王佩去了杭州，创办一份新报纸。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更多的交流是通过电话和网络。

黑板报停办之后，我和王佩、小雨、霏四个人经常在一个论坛上讨论汉语问题。有时候，一聊就聊到大半夜。从文件套话聊到市井俚语，从说文解字讲到四大名著。大家觉得这个讨论应该有个主题，一商量，决定命名为——语文运动。

王佩还编了一套语文试卷，放到网上供大家做。题目都很生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我认为，古代书面语或有接近标准的答案，而正在成长中的现代汉语几乎没有标准答案，一切所谓“标准”的量化数据，都是来自印欧语法的，不适用汉语的实际情况。希望王佩多考虑探讨的方式，从可能性的方面来尝试语文的发展。

他果然改进了。没过几天，他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王佩的个人专栏“语文运动”，本月将在《新京报》上亮相。

该专栏试图发起一个如火如荼的语文运动，其口号是：

说鲜活的汉语，说漂亮的汉语，说纯正而不陈腐的汉语！

高尚不高雅 通俗不庸俗 俗不伤雅 雅不避俗！

继承继承再继承，寻根寻根再寻根！创造创造再创造，刷新刷新再刷新！

力争用三五年时间，改造我们的作家，改造我们的汉语！

说人话，办人事！美丽汉语，美丽人生！

这话说得有点大，但网上的发言，谁又当真呢？没想到他的“语文运动”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前前后后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百多篇，累计十万多字。

王佩是网上的“四大杀手”之一，他的“语文运动”跟网络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时代，没有比网络更重要的工具了，汉语更无法脱离网络。但网络对语文的影响是双向的，网络给了语文新的契机，人是创造语言的主体，人也可以通过语言来推动网络的更新。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口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民间的声音永远

成不了气候。语文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就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当网络普及以后，是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参与到语文的改革和发展中了，原来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获得话语权的普通网民，不论身份也不论地位更不论教育程度，全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发布文字的东西，这其实就是全民在推动了语文的前进。

个性的东西通过网络这个熔炉整合以后，就变得更符合多数人的习惯，不再是以前那样规则由少数专家来制定，而多数人却不得不来执行的局面。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只要有好的东西，大家愿意去接受，它就是一种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语文实践。

王佩正是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发起了这场“新语文运动”，如他自己所说：

“我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也不是语文方面的专家，之所以能撑到今天，全赖 Google、辞书和论坛之力。网络时代，想假装有学问其实很容易，只要你比别人提前学习一天，或者点鼠标的速度比别人快 0.01 秒就可以了。”

这话说得很老实，其实面对现代汉语，无论你的研究有多精深，可能都只是小学生的阶段。新语文的出现才能让我们的现代汉语继续升级。现代汉语并不成熟。很多我们都一直觉得是标准答案的，不一定就是对的，那只是当时不得已的一个规则。以前我们中学里学习的句子结构，大都按照西方语系来划分主谓宾等，对汉语本身来说，这样的划分未必是最好的，高考语文的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很让人怀疑。

网络的冲击，正好让现代汉语有了反思的机会。

“语文运动”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

（张广天 著名作家、先锋戏剧导演、音乐工作者。编导的话剧作品有《切·格瓦拉》、《红星美女》、《圣人孔子》、《风帝国》 著作有《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唱片有《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等。）

《正版语文》缘起

文 / 王小山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在北京创刊 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可能会越来越认识到这张报纸的重要——她的示范性,巨大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形象让很多人重拾了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信心。我和王佩以不同的形式见证并参与了这个中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的身分是专栏版编辑,王佩是我的作者。一年多过去了,王佩和《新京报》一样有了了不起的成绩,新京报的主要成绩是她巨大的影响力,王佩的成绩则是这本书。

2003年9月9日,我投身新京报,受命筹备专栏版,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王佩,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更因为他曾在网络上办过一份《语文运动报》。在这份网络报上,王佩将一些语文学习的热点开列出来,和网友们互相探讨;还有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也拿出来让大家研究。按照王佩最早的想法,《语文运动报》将以每天一期的频率出现在网络上。但实际上只出了六期。第七天,王佩食言了。

2003年6月4日到6月21日,成都,一个三岁的名字叫做李思怡的小女孩死了。原因是她的妈妈因为盗窃被公安人员抓住,而她的妈妈有过很多劣迹,这次当妈的又扮可怜,想通过有小女孩锁在家中为借口争取让公安人员放了她。这个借口她用过很多次,可这次公安人员没有重视——十七天后,李思怡被人们发现她在家已经活活饿死了。当我问王佩为什么《语文运动报》没有了第七期时,他让我看了这新闻,并说“最近心情沉重,不想出了”。他还给我看了两首短诗,一段是聂鲁达的:“佛朗哥死后/躺在地狱的沼泽里/那水面上一定布满/被害者的眼睛。”还有一段是他和另一个朋友林雷一人一句写出来的:“历史书太薄/不足以记下每一个畜生的名字/历史书又太厚/每页都是重复。”

王佩是颇有些神经质的，也经常被类似的事情影响了心情……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会影响到其他很多事情的进行。成都一个女孩不幸死于非命，致使身在几千里外杭州的王佩中断了一份不错的网络报的制作。说到底，坏的事情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新京报》创刊之际 我自然想到了《语文运动报》便动员王佩以专栏的形式把它搬到平面媒体上来。王佩的心情虽说依然常常沉重 但他答应了 于是有了《语文运动》专栏和这本书。专栏每周四篇 以王佩的懒散 居然坚持了将近一年 以至现在成书 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999年的一天 我和王佩、林蕾相识 在北京 寒冷的冬天 长安街边一个脏兮兮的烤肉馆里，我们相约制作一个网站，名为“黑板报”（www.heibanbao.com），一个月后 她开通了；一年多后 她消失了，原因不言自明。当时，我们在黑板报上写些让自己感到畅快的文字，乐此不疲，其中以“黑通社”名义发布的胡闹假新闻让我们重拾了对文字的热爱和很多年前遥远的梦想记忆。那时，我们都自任“黑通社记者”，也各有笔名，我叫黑心杀手，王佩叫红心杀手，猛小蛇叫灰心杀手，李寻欢叫花心杀手……

1998年，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王佩供职中华网，忽然有一天，我们在网络上相遇……

是为序 以为牛 B。

决不宽恕“你”

北京人说话讲究客气 两个人说话 喜欢称呼对方“您”。前些日子 我参加了一个剧组 组里有位剧务 是地道的北京人 动不动对我以“您”相称。终于有一天 我忍不住了 对他说：“哥们儿 以后别说‘您’ 说‘你’行吗？”

中国其他地方，虽然没有动辄说“您”的习惯，但在需要客气的场合 也不直接说“你”而是称呼对方的姓氏加职务。比如在商场上应酬，一般都这样敬酒——“刘总，为了我们的合作，干一个。”如果换个说法 生意很可能就泡汤——“想不想做生意呀 想做 你就给老子干了！”

如果搞不清对方的职务，称呼“老师”是最保险的，这一招在文化单位里最为灵验。就拿我所在的报社来说，任何人都互称老师 在食堂吃饭的空 就能遇到 20 多个喊我“老师”的人。倒不是咱桃李满园、德高望众，对此我的好朋友阿吴老师有个精辟的论述 他说——“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老师。”

虽然是个物体，但最好还是叫他／她／它老师，“你”就一个字 我不说一次 因为在历史上、生活中 有很多因错说了“你”这个字而倒霉的教训。

老师，您知道武松为什么要对潘金莲起杀心吗？

《水浒传》第 23 回 潘金莲设宴款待武松 席间多般挑逗 武松都没发作。为什么 因为潘金莲一直用尊称“叔叔”。“叔叔冷啊？”“叔叔请烤火。”叔叔满饮此杯。”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就

这样连叫了 12 声叔叔（从全书来统计是第 39 声叔叔）之后，潘金莲以为时机已到，说出了惹来杀身之祸的那个字。

“你若有心，吃我这杯残酒！”

千古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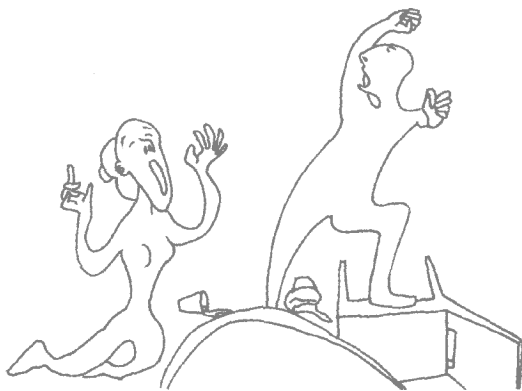
您猜怎么着？书中写道——

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

“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

假如潘金莲不说“你”，那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叔叔若有心，吃嫂嫂这杯残酒！”武松说道：“嫂嫂，休要学那潘巧云（木子美）！这杯残酒，全当是大哥饮过，武松吃了便是。”忽然有一种力量，让潘金莲泪流满面，她放下砒霜，回头是岸，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在她嘴里化成一句话——

“叔叔，老师！”



分特、崩溃、凝固

如果你经常光顾大学的 BBS, 你会经常看到三个词——分特、崩溃、凝固。分特 英语 FAINT 的音译, 就是晕倒的意思。当你遇到一件特荒诞的事, 致使你的大脑瞬间缺氧, 那么你就可以说“我分特”。

我的朋友忍痒有一天走在大街上, 就这样分特了一回。几个杭州美眉看到身边开过一辆宝马, 个个张大了嘴巴, 艳羡不已地说: “要是车里的男人把我们抢走 那该多好啊!”忍痒回到办公室 决心玩命写稿子 挣稿费 买宝马。但没过几天 他就决定不写稿子、不挣稿费、不买宝马了。原来 杭州发生了一桩离奇的丢车案。

说起这起丢车案, 真够得上后现代。有一个大款, 买了一辆奔驰, 还没来得及上牌照, 就开出去跟朋友去喝酒。喝完酒开车回家 酒劲上来 大款就把大奔停到路边 打了一辆车回家。第二天早晨 他老婆问他: “你的车呢?”他想了想: “我停路边了。”停哪个路边了 楼下没有啊。”大款激灵一下从床上跳起来: “啊 我忘了停哪个路边了?”于是 这一天 杭州的交通台反反复复广播一则寻人启事 对 不是寻车启事。大款不敢说寻车 那不是明摆着给贼送业务嘛。他广播寻找昨晚拉过他的出租司机, 以便搞清楚自己从哪儿打的车。

忍痒兄恰巧听到了这个广播, 他心中暗想, 自己平常喜欢喝酒, 即使攒够了钱买了宝马, 只怕等不及美眉投怀送抱, 就跟这个大款一样——崩溃了。

崩溃，就是比分特更分特。下面这个故事，将让你深刻领会什么叫崩溃。话说改革开放初期，天津来了一个走穴的假麦当娜，穿得特少，一上台把天津的观众都给镇了。观众们想，不行，一定得想个办法，把咱天津人的面子挣回来。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假麦当娜唱歌间隙，一个观众大声喊：“大姐，你冷吗？”全场爆笑，从此，只要假麦当娜一上台，就引来哄堂大笑。于是……她崩溃了。

与分特、崩溃意思相近的一个词是“凝固”。一个清华学生跟老师的小女儿打招呼：“你好吗？”小女孩回答：“你不好吗？”于是这个学子在 BBS 上说：“我都凝固了。”有人回帖：“你熔点这么低？”

让我们用这三个词语来造句。美眉希望被大款抢走，真分特。当大款也不容易，丢了大奔，他崩溃了。后来，杭州交警帮大款找到了车，但要对他按酒后驾车进行处罚，大款听后，立即凝固。

素面朝天

这几年，素面朝天这个词又流行起来，专指那些不化妆的女性。但是好多人对这个成语不理解。你素面就素面得了，脸朝着天干吗？搞女权主义？还是仰望神州五号？不管做什么，一个美眉老用鼻孔对着别人总是不大好，时间长了还容易得颈椎病。素面朝人或素面朝地，难道不更好吗？

原来这个成语有个来历，说的是唐朝杨玉环的姐姐虢（读做“国”）国夫人。为了称谓方便，我们就简称她为虢虢吧。虢虢身上带着杨玉环她妈的基因，自然也是天生丽质，纯天然“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虢虢对自己的美貌十分自信，从来不在化妆品上浪费钱。即使进宫觐见唐玄宗，也只是淡淡地描一下眉毛而已。这是因为，据史书记载，玄宗特喜欢眉毛，“美眉”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他发明的。

一个叫张古的文学青年看不下去了。他心想：你一个虢国夫人，不待在家里，老往皇宫跑，有什么企图？就算你没什么企图，面见圣上，大宝总得抹一点吧。张古越想越有气，就写了一首诗，对这事进行嘲讽。诗的题目叫《集灵台二》，为什么叫《集灵台二》呢，因为《集灵台一》已经写过了。诗是这么写的：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从此就有了素面朝天这个成语。这里的“天”不是天空，而是指天子。

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素面朝天是指女人既美貌又自信，

不需要化妆就敢抛头露面。可是 现在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拿这个成语来就乱用。比如 有文学女青年在文章里这么说：“我长得不漂亮 索性素面朝天。”拜托 你长得不漂亮没关系 心灵美就足够了，但你不该糟蹋咱们漂亮的汉语啊！你那不叫“索性素面朝天”，那叫“索性顺其自然”当然 从语法上讲 说“索性破罐破摔”也通。

与素面朝天相对应的一个词是淡妆浓抹，这个词和东坡肉一样，都是苏东坡发明的。他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够漂亮吧 尚且淡妆浓抹 可见化妆还是很重要的。素面朝天，固然很好，但一不能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二还容易招来张古、张好古等人的闲话 所以 我认为 漂亮美眉们还是化点妆好！



风景命名学

一处好风景应当有个好名称。风景的名称必须有点诗意，不能过于鄙俗。也不能附庸风雅、大而无当。在一座光秃秃的海岛上栽几棵桃树，愣叫它桃花岛，旅游局答应，估计黄药师也不答应。

西湖十景的命名就很精当。像柳浪闻莺、断桥残雪、南屏晚钟、三潭映月……真可谓言简意赅、浑然天成、琅琅上口、雅俗共赏。许多人没到杭州以前，已经对这些风景耳熟能详、心向往之了。然而，后来一些新景点的命名，却大可有商榷之处。

2002年金秋，经过整修的西湖南线重新跟游人见面，“新西湖十景”也就应时而生。这“新十景”的命名，据说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沿用四字命名体例，在景点既有名称的基础上增删而来。但问题是，这些景点的旧名称都是有来历的，随意更改，难免会画蛇添足或伤筋动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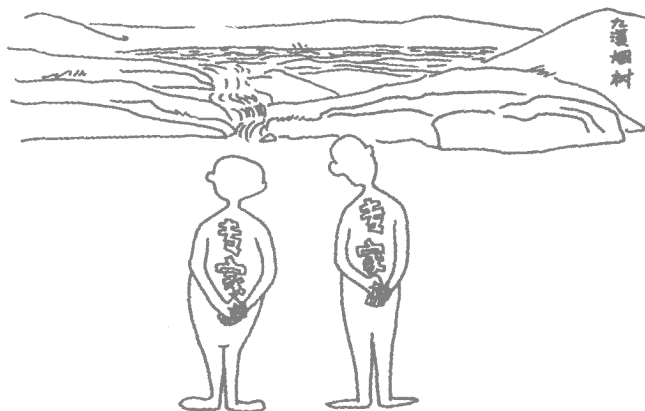
比如龙井，又名龙井村，是一个位于西湖西侧的小山村。村中有古井，名为龙井；山中有古寺，名为龙井寺。当然，此地也是大名鼎鼎的龙井茶的故乡。按照“新十景”的命名，此地现在不叫龙井了，而叫“龙井问茶”。大概专家们这样想：游人到龙井无非是为了买茶叶，添上“问茶”二字，再恰当不过了。但是，细一推敲，加这两个字纯粹是忸怩作态！因为，游人去龙井的目的根本不是买茶叶。杭州本地媒体时有报道，当地村民经常向游人强行推销茶叶，引起投诉众多。

出了龙井村往山下走，就到九溪十八涧了，这是过去的叫法，

按照“新十景”的规定 此处现在改“九溪烟树”了。这名字改得更叫人哭笑不得。九溪十八涧，由九条溪水汇集而成，清代大学者俞樾称“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并为之写下了“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的诗句 此言不虚 到过此地的人都知道 九溪的主景是水 而不是树。把“十八涧”改成“烟树”明显是为了凑四个字而削足适履、喧宾夺主。

“新十景”还有几个名称也有问题。比如虎跑改成“虎跑梦泉”，把“禅师梦到老虎跑泉”的顺序弄拧了，满菊陇改成“满陇桂雨”听上去好像一道菜名，还有“阮墩环碧”听上去跟“夹皮沟”一样毫无诗意。

看来 风景的命名 虽是件小事 要是弄不好 也会大杀风景。



“笔记本电脑”——最蹩脚的命名

同事曹天参加新闻发布会回来。我问，可有什么礼品？曹天说，一个笔记本。我感觉这问题严重了，笔记本电脑，价值堪比金元宝相比，这不是违反纪律吗，得让他交出来。当曹天没好气地把一本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扔在我桌上，我才发现我弄错了。

笔记本电脑，真是一个蹩脚的名字！

大凡一类新产品诞生，其命名绝对不应超过三个字，最好是两个字。否则，一旦这玩意普及起来，人们称呼它的时候，就会有诸多的不便。

电脑这个名字取得就非常好，比叫“计算机”简单省劲；手机一词更是一个天才的发明。相形之下，“移动电话”和“大哥大”这两个词是何等笨拙。

笔记本电脑的叫法，最初可能是从 IBM 生产的一款便携式电脑“NOTEPAD”直译过来的。IT 精英们给它取名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玩意若干年后会普及，所以才使用了一个如此冗长可怕的名字。现在可好了，这玩意连个准确的简称都取不出来。我们总不能叫它“笔脑”吧，只能昵称为“笔记本”。这又是一个容易混淆的名称。

在江浙一带，人们管这玩意叫“手提电脑”，简称“手提”。这比“笔记本电脑”少了一个字，我觉得大有提倡的必要。但是那些叫惯了笔记本电脑的人，觉得这名字太土气，每次听到它，就像听到乡下人管自行车叫洋车一样，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

那究竟叫它什么好呢 英文倒是有个现成的词 LAPTOP 翻译做“膝上电脑”但这个名字也不好。比如 你想借女同事的笔记本电脑用一用 你说：“小张 我能用一下你的笔记本吗？”或者说：“小张 借你的手提用用。”她马上能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说：“小张，我想用一用你的膝上。”估计等待你的将是一个白眼或耳光。

一个教训就是 产品的命名绝不能太长 如果名字长了 自然被简化到三个字以下。但汉语是个任性的公主 她要求 简化的名称必须有意义。“照相机”简称为“相机”是可以的，但“数码相机”就不能简称为“数机”因为不知所云。那怎么办呢 于是大家只好用它的英文缩写：DC。同样的道理 数码摄像机简称为 DV 这个词现在比 DC 用的更普遍。

至于笔记本电脑，现在连英文简写都没处找，算得上是产品命名史的一个特例了。所以 文章最后 我忍不住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打上这样一行字 看来 最初给你取名字的人 是个理科生无疑了。

“被”字泛滥

1 伞兵就是用来被包围的。

2 《亲爱的死鬼》在各大书店正被广大读者所抢购着。

3 他在英国买假文凭的事实一直被严格保密着，不被他的下属所知道。

4 我被告知，她老公再也不能在我的博客中被提及了。

以上句式，充斥于报章和互联网。这是西风东渐、中文西化的结果。英语喜欢用被动语态，一些食洋不化的人顺手拿来，不假思索变成汉语 造成了现在“被”字泛滥、一发不可收的局面。

汉语不是没有被动语态，像“让人说三道四”、“经名师指点”、“被说得心动”等句法也有，只是不像英语那样俯仰皆是而已。而且 汉语在表达被动的意思时 除了用到“被”字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词可以选择 比如 让 遭受 挨教 任等等。

而现在，一些写字的人似乎离开“被”就不会说话了。

第一个句子，出自电视剧《兄弟连》，是剧中一句著名的台词，为许多观众所称道。这句话把“用来”和“被”放在一起连用 显然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比如 我们说“西瓜是用来吃的”而不说“西瓜是用来被吃的”。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翻译：“伞兵就是让人家来包围的”。

第二个句子 变成主动语态 就不会这么别扭了。“广大读者在各大书店抢购《亲爱的死鬼》。”第三个句子，一下用了两个“被”，估计是冬天来临，作者晚上睡觉太冷的缘故。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

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他在英国买了张假文凭，却一直瞒着下属。”

最糟糕的是第四句，被动句套上被动句，越发不是人话了。你写人家老公不对，糟蹋汉语就更不对了。直接说“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在博客里写她老公。”不就完了嘛！

我尤其讨厌这个“被告知”，现在一些人在口语中都开始用了。什么叫“被告知”？你用“听说”、“得知”、“获悉”或者用“有人告诉我”不行吗？你要是牛，干脆用英语得了，何苦操一口不伦不类的蹩脚汉语，污染他人的耳朵！

在语言上，我并不主张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我们这个变化的时代，汉语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也是理所应当。但我无法容忍那种丢弃自己精华、专拾别人糟粕的作法。也许我太偏激了，也许未来的汉语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那样，我宁愿被告知，我被那辆被西方的引擎推动的列车，扔到了被人们遗忘的、未被关上的车窗之外。